

黃朝琴回憶錄

(九)

黃朝琴遺著·王紹齋校訂

三九、我與西藏的淵源

印度與我國西藏之間，隔着尼泊尔、錫金和不丹幾個小國家。尼泊尔人屬藏系，但服飾則與印度相近，其統治階級為印度貴族。錫金人語言及其貴族的服飾，均與西藏相同。不丹人的服飾猶如日本人，稍有區別的地方，是腰帶以上的衣襟較日服為寬，可作貯物之用，語言與西藏相近，統治階級則屬藏系。

尼泊尔的寺廟供奉印度教，最奇特的地方，是以男女的生殖器官模型作為裝飾。錫金和不丹的寺廟則完全屬黃衣佛教，關係傳自蒙古。

以上三個小國家的貿易，均以印度大吉嶺——孟加拉省首府的夏都——為集散地，該地距加爾各答只有一夜火車的路程。有許多做生意的英國人、印度人和中國人也參雜其間，故初到其地，恍如參觀人種博覽會。蒙藏委員會吳委員長忠信先生經加爾各答赴藏時，我曾陪同經大吉嶺、葛倫堡至錫金的首都干督，錫金王在招待席上告訴我們，錫王在清朝時，曾受冊封，大概是五品銜。他穿着織錦長袍，佩腰帶，掛朝珠，戴瓜皮

帽，完全是滿清時代的服飾，王后是西藏的貴族。現在的國王是前王的太子，與一美國女子結婚，他年少時與其妹妹姑姑曾與我數次會晤，印象中，太子與藏人相似，但儀表文質彬彬，說話時亦輕言細語，頗有禮貌，似非一般錫金少年所可比擬。

西藏人民，經常到加爾各答購物和診病，唐人街有他們專門用的旅社，往來頗為頻繁，但英國人和印度人都看不起他們，我為了便於和他們連絡，特雇用錫金人王德擔任藏文秘書，協助藏胞與印度海關等交涉事宜。人事滄桑，一九六六年我重遊印度時，王德已出任錫金邊疆部部長了！

印度的醫院以英人所開設的較佳，惟拒絕印人就醫，西藏人更不能例外。是時我有一美國朋友葛蘭特君旅印，他曾擔任我國衛生部的顧問，來印後，因不慣印度的生活，也不喜歡和英印人士交往，他夜間時來我寓所聊天消遣。適藏軍前任總司令察戎到印醫病，無法住進較好的醫院，我獲悉後，即轉託葛蘭特君設法，經他介紹始得進入英人醫院住了上等病房。於是藏胞以我在印

頗有力量，更為欽敬。自是無論大小事情，都來請我幫忙，甚至有交換太太的也要我出面，方算體面，真令我啼笑皆非！因此我與藏胞的關係更臻密切。

雲南省出產的一種茶磚，是專銷西藏的商品，因為藏胞每天必將此種茶磚沖牛油飲用，成為生活必需品之一。由於雲南至西藏的交通不便，茶磚大多經加爾各答過境運往西藏，印度海關一向免稅放行，至一九四一年時，印度政府忽然宣佈要徵過關稅，藏胞以茶磚成本增加，影響民生，營運前項茶磚的中國茶葉公司亦派員來印交涉，我當即為之據理力爭，親赴新德里訪印外交部長（英人）洽談，強調過境貨物如監督嚴密，決不會留在印度境內出售，況此種茶磚印人不飲用，亦無出售必要，依照過境品處理原則，印度政府不應徵靠關稅（按茶磚係用粗茶以蒸氣壓成磚形，專供藏胞飲用）。基於以上事實，印度實無課稅之理，應請豁免。經數度交涉，印度政府始打銷前議，准予繼續免征過境稅。

西藏出產以羊毛為大宗，過去多由尼泊尔人到拉薩收買，售與印度人，再轉售與英國人，最

後銷往美國。旋西藏羊毛鉅商邦達昌在葛倫堡設廠，用新式機器包裝後，賣與印商或英商，雖較在拉薩出售價格稍高，我以為如能直接銷美，可避免層層剝削，當可使藏胞更可獲得較多利益，經將羊毛樣品寄往紐約我的老友華昌公司董事長李國欽兄，詢其有無銷路。旋即接獲覆函云：「所寄羊毛品質與包裝，均符合紐約物品交易所規定標準，可立即拍賣。如能保證品質與包裝永遠不變，且可賣期貨。」我將前項消息告知邦達昌君，他立即將貨品直接寄紐約，不但可隨到隨賣，而且可賣期貨，藏胞聞之莫不額手稱慶，從此減少了層層剝削，同時售貨迅速，收益較前大增。他們對我的感激自不必說，而我在總領事任內能獲得為藏胞服務的機會，亦殊為難得。

李國欽兄對西藏毛貨貨真價實，極為稱贊，是後會源源輸美，交易甚旺，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始一度停止，旋海運暢通時，又恢復交易了。

吳委員長忠信先生鑒於葛倫堡華僑及藏胞甚多，還沒有開設華文學校，於是回到重慶後，即撥來一筆鉅款，指定作為在葛倫堡為華僑及藏胞建設中華學校之用。在我離職後，校舍始建築完成。據悉大禮堂中除懸掛蔣委員長及吳委員長的肖像外，還掛了我的照片，深感榮幸。

吳委員長赴藏，往返兩次經印度，對我的接待甚表滿意，回國後曾函請外交部予以嘉獎。旋奉外交部廿九年八月一日訓令：「令駐加爾各答總領事黃朝琴。案准蒙藏委員會二十九年七月二十三日渝水字第一六〇五號公函開：『本委員長

此次奉命赴藏，往返均取道緬甸仰光及印度之加爾各答，深蒙貴部駐仰光總領事榮寶澧及駐加爾各答總領事黃朝琴兩君，悉力贊助，便利實多。而印度毗臨西藏，為藏人出入通衢，黃總領事於其來往官民均力予幫助聯絡。本委員長兩次經過印度，黃總領事俱親往噶林堡及大吉嶺等地，與英印人士相處極洽，此尤收得宏偉之效果。復查榮、黃兩總領事自蒞任以來，對於英印、英緬外交及僑務工作亦極為努力，裨益抗戰，甚非淺鮮。為此擬請貴部予以明令嘉獎，俾資勗勉，相應函達，即希查酌辦理為荷。」等由准此，查該總領事辦理僑務，擊劃周詳，備彰績效，抗戰以還，尤能殫精竭慮，克盡厥職，應予明令嘉獎，以昭激勵，除分行外，合行令仰知照。此令。外交部部長王寵惠。」

此外我曾將辦理西藏事務情形呈報外交部轉報上級，旋接行政院孔副院長祥熙先生復函：「朝琴總領事惠鑒：比接徐次長（按指外交部徐次長謨）轉到手書並貴館辦理西藏事務情形抄本一份，具論執事宣動域外，折衝有度，肆應宜宜，殊深佩服尚冀益勵忠盡，善事運用，期收宏效，是深厚望。復頌時祺。孔祥熙四月十五日。」

四〇、蘭州生活點滴

民國卅四年二月間外交部駐甘肅特派員凌其翰（後在駐法參事任內投匪），在任時常舉行舞會，是時甘肅省主席谷正倫先生為勵行戰時生活，屢次忠告禁止跳舞，凌氏不理，谷主席某次乘其正醉舞之際，派工將他的電線剪斷使全屋黑暗

無光，凌氏因此竟向省府提出抗議，而致與省府失和，谷主席旋派蘭州市長蔡孟堅先生赴重慶向外交部請求撤換凌氏，經宋部長應允，改派我前往接替，我到任後，首先拜訪省府與第八戰區司令部，調協過去失和關係，便利以後公務的進行。

谷主席的官邸，即在省府的花園，該園有左宗棠所建的望河亭（在黃河邊），該亭懸有左公所撰寫對聯云：「萬山不隔中秋月，千年復見黃河清」，當年左公以澄清天下為己任，建有澄清閣一座，原已早成斷垣殘壁，經谷主席就原址改建，作貴賓招待所之用。我到任後，谷主席即假該招待所設宴款待，席間他曾詢問我對於跳舞的看法如何？我答以「嚴格的說與中國舊禮教不合，但時代潮流如此，逆之者似被視為落伍」，當時我除稱譽谷主席在甘肅的政績外，並續云：「外國人士都覺得蘭州的生活太枯燥，苦難久留，另就個人生活而言，人到老年，必須有運動，外國人提倡跳舞，亦為了健康」，這番解說，竟擊中了這位年屆花甲急求保健的主席的心深處，他立刻宣稱：「其實我只是反對偷偷摸摸的舞會，若是正當的跳舞我不反對，而且今天晚上即可在這裏舉行。」於是當晚參加宴會的男女來賓，立即在澄清閣光滑的地板上婆娑起舞，但谷主席和蔡市長原對於跳舞均屬門外漢，希望我教他們跳舞，於是從此每逢週三晚間由我教谷主席和蔡市長跳舞，因此蔡孟堅兄最近曾在自由談雜誌第二十一卷第二期上撰文稱「我是他卅年前的『跳舞教師』」。是後谷主席曾向蔡市長笑着說：

『左宗棠建澄清閣，志在澄清天下，我修建澄清閣，僅用來澄清禁舞謠言。』云。」

當時蘭州的外交，主要的對象是蘇聯的代表和美國領事館，以及在西北各省的外僑，特派員公署和住宅設在前主席於學志的公館，花園甚大，起居尚稱舒適，且與蘇聯代表處適為比鄰，每晨我到花園散步時，蘇聯代表亦在他園中散步，彼此雖警效相聞，但他却故裝視而不見，從不向我打招呼，但他每次因公來訪時，必有秘書同行，所傳蘇聯外交官不能單獨對外接觸之說，由此可以證實。

旅居西北各省的德、奧、義大利各國傳教士，當時均列為敵國僑民，每月應向特派員公署報到一次，接受調查。蘭州主教係德國人，某日來署報到，他邀我去教會巡視，我欣然同意，我看完教會之後，因主教住宅即在後進，承邀進入參觀，他的住宅的建築和裝飾壯觀猶如王府，當時有修女端出自製的洋酒招待，其色味較西北大廈的為佳，可見內地天主教的神父的生活，潤綽如王侯一般，與平民教友的生活，相去天壤，不禁感慨系之。

蘭州市為甘肅省的首府，位於西北各省交通的中心，係抗戰時期西北的重鎮，原屬一古老城市，市政建設工作，在當時環境艱苦，物資奇缺的情形下，任務極為艱鉅，幸蔡市長精明幹練，在他銳意經營，積極建設，不數年已具現代化的規模，誠屬不易，殊堪欽佩！

蘭州地處高原，氣候乾燥而雨少，特別適宜於水果生長，尤以哈密瓜馳譽中外，它的瓜子較

臺灣生植的要大二、三倍，小女們至今仍念念不忘。當地名勝以黃河鐵橋邊的洗毛廠、興隆山供奉的成吉思汗的銀製方棺、玉泉山俯瞰全市勝景，以及中山公園幽靜整潔等為著稱，亦屬公餘散步的好去處，我每星期至少有二次攜帶長女姑姑（學名蘭君）、次女婷婷前往遊玩，孩子們至今印象深刻，回臺灣以後，猶常常提起說：「爸爸在蘭州時常帶我們去玩公園，現在都不帶我們去玩了」，一般人忙於個人事業，往往疏於照顧家庭，少和子女們親近，難怪他們要發出怨言了。

蘭州的井水含鹽分甚多，我初還不知，某次我親自吸井水澆花，不數日花葉盡枯萎，始知井水只能供洗濯之用，故飲水需取自黃河，雖屬黃泥水，由驢車運到後，先經砂炭等裝置予以過濾，即變成清水，用以煎茶，本地人稱贊不已。馬路除城內一部分已敷設柏油外，其餘盡是泥沙路面，經常塵土飛揚，頗有行路難之感。我所用的雪佛蘭牌的汽車，係前任由重慶花了半個月的時間開來的，早已成為老爺車，出門時須帶兩名衛兵隨行，以備拋錨時推車，有時遇着牛羣多時，即須剎車，但一經熄火，却頗難再發動，於是司機破口大罵趕牛的人為什麼不讓路？其實因牛過多一時亦難以指揮停止。寫到這裏，想起了蘭州的牛奶風味之佳，却比美國尤有過之，冰淇淋更有味道，百吃不厭。蘭州的西北大廈，為該地唯一高尚社交場合，建築雄偉，設備齊全，亦係蔡市長的傑作，可稱為綠洲中的碉堡。

甘肅雨水甚少，又無灌溉設備，故農作物下種之後，須用小石蓋覆，以保持露水，免被太陽

晒乾，若干年後，必須將農地整個翻動，始能繼續耕種，故諺云：「一代辛苦，二代舒服，三代又苦」。三十五年元月我在任內奉蔣主席頒授四等景星勳章，證書文曰：「國民政府為外交部駐甘肅特派員黃朝琴著有助勞授予四等景星勳章，此證」。

四一、勝利還鄉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我正在蘭州西北大廈進餐，突然傳來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消息，全場為之驚喜歡騰，八年艱苦抗戰，終獲最後勝利。依據波茨坦宣言，臺灣將重歸祖國版圖，故我當時的心情，實較在場的任何人更為興奮，而思鄉之情，亦不禁油然而生。回憶昔年拋棄臺灣的家園，辭別高堂老母和弟妹等悲憤情懷，猶如一夢，轉瞬間不覺已歷時廿餘年了！遙想高堂老母生死未卜，更促使我歸心似箭，惟我在外交部駐甘肅特派員任內，遠處邊陲數千里之外，如何能實現此一願望，殊感困惑？畢竟天從人願，機會終於到來！不久即接到剛剛發來出任臺灣行政長官的陳儀將軍的來電，徵求我出任臺北市市長，還附帶說明照廈門市的編制。陳長官怎麼會想到我呢？原來政府早在中央調查統計局之下設立了臺灣調查委員會，由陳儀將軍擔任主任委員。三十一年，我由駐印度加爾各答總領事，內調回部辦事，兼任情報司幫辦（副司長），不久，即奉調在中央訓練團高級班受訓，我曾寫過一篇「臺灣收復後之工作設計」，以擘劃週詳見稱，遂奉聘兼任臺灣調查委員會職務。最初該會寄來的聘

書是專門委員名義，經過考慮之後，我未接受，隨將聘書附函說明退還，理由是：我一生從事外交工作，對於內政毫無經驗，奉派參加委員會，因籍隸臺灣，義不容辭，似毋須擔任任何名義。但聘書退還後不久，周委員一鶚（勝利後出任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民政處處長）復奉派再將原聘書送來，婉商屈就。此時我不得不將理由據實以告云：「一、我現在的官階較之貴會各委員並不為低，為尊重國家體制，未便接受。二、我早年曾參加反日運動，並著書辦報，激發臺灣同胞的民族意識，雖已返回祖國多年，相信本人的名字仍在臺胞記憶之中，如擔任此種名義，將被臺灣同胞輕視，實非所願。」同時我表示對於委員會的工作，仍當繼續竭盡一己之力，不料數日後，該會再將聘書送來改聘為委員，並轉請外交部囑我接受。沒有想到，竟因此職務促成了我提前返臺服務桑梓的機緣。當我接到陳長官電報時，心情上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因為回故鄉的渴望，固然可以提前如願以償；但是對頂頭上司的

——外交部如何交代呢？請示吧！由於當時外交人才缺乏，尤其在勝利之後，我國國際地位大為提高，隨着與國的增加，外交使節，在在需人。按勝利之初，我國派駐外大使的國家，僅有美、英、法、蘇等國，其餘國家派駐使節，僅為公使。我曾任駐舊金山總領事多年，對美洲情況較為熟悉，聞將派我擔任駐墨西哥公使之議，因此我如循正常途徑，先呈准外交部同意，希望極為渺茫；如果同時兼任與主管業務毫無關聯的地方官吏，在人事法規方面亦所不許。辭職吧！因公文

輾轉需時，緩不濟急；另一方面基於我在外交部的資歷，似不會輕易邀准。想當時陳長官沒有依照正常的程序，先徵求外交部的同意，可能也是基於上述原因的一時權宜之計。我思慮再三，並就商於西北長官公署翁秘書長，承他指教，採取了向外交部報備的方式，引用前經奉派參加臺灣調查委員會委員，頃奉陳主任委員電召赴臺，協助接收工作，囑即日趕赴重慶報到，我就這樣倉促間離開了蘭州，回到重慶。

卅四年九月間，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與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在重慶籌組成立，並會同設立臺灣前進指揮所，為接收的前站，陳長官囑我一人隨同指揮所先到臺北，因為飛機座位有限，其餘人員均須乘船赴任。我告以：「一人到任，恐有困難。」他指示說：「就地取材，到後再說，沉你會說日語，日人必聽你指揮。」於是我這市長就單槍匹馬走馬上任，恐怕是史無前例吧！

前進指揮所一行，由葛敬恩主任率領，於十月五日凌晨，由重慶乘美軍三架飛機出發，原擬直飛臺北，因須中途加油，於午後一時半，臨時降落於上海龍華機場。當時我身邊尚存有開金券數千元，原擬到臺後獻給母親，作我生平初次以薪給奉母，聊表孝思。不意忽經上海，復思及內人前因岳母重病我奉調印度加爾各答時，她由金山逕返回上海，旋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佔領租界，以致音訊不通，她住在娘家數年，生活苦樂如何？不得而知，惟時間倉促，咫尺天涯無法連繫，祇得將所帶開金券悉數加封，請託在機場一位軍官代為轉送，事後知悉已如數收到，情殊可

感。

飛機加油後，繼續飛行，二架先到臺北。我與李萬居、林忠兩兄所乘坐的一架，在臺北上空盤旋半小時之久，找不到松山機場，但只見全市萬家燈火，歡迎牌樓，歷歷可數，至六時始安全降落，日人市長土居及各幹部暨友人等均到機場迎接，瀾別重逢，喜從天降，長途疲勞，為之一掃而空。

我們一行由迎接的人陪同共乘一輛破爛不堪的公共汽車，到達江山樓接受歡宴，上樓時，見數位穿裙婦人接待，初疑為貴婦，因離臺廿餘年，對於舊日此種藝旦裝束，幾已遺忘。入席前，大公報記者李純青兄告以思親心切，亟欲先回市內老家拜見他瀾別廿餘年的父親，然後再來吃飯。旋正接近終席時，李君愴然而返，哭訴說他的父親於當日下午三時逝世，如飛機不在上海加油，直飛臺北，他還能與他父見最後一面。廿餘年有家歸不得，而今衣錦還鄉，又緣慳一面！子欲養而親不在，悲痛之情，莫逾於此，在座者無不為之同聲嘆息。歡愉的空氣，頓時籠罩於悲愴氣氛之中。一日之間，盡歷喜怒哀樂，不禁感慨萬端，晚間久久不能成眠。

越日，在接收會議之前，余先到李府參加喪祭，不禁放聲大哭，不知者，以我係李府親人，其實我乃觸景生情，想到自己的老母在鄉存亡未卜？便無法抑制奔放的感情，而同聲一哭耳。

接收會議開過之後，回到臨時下榻的永樂旅館時，女侍立即告訴我云：「房內有一老人已來此等候半天」，我上樓一看，乃舍弟朝碧由鄉間

趕來會晤。想當年我年僅四十九歲，舍弟尚小我二歲，正值壯年，而他的容貌竟蒼蒼視若老人！他過去處境的艱苦，不言可喻。相見之下，一時悲喜交集，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處說起！惟當時悉慈母仍健在，又不禁喜極而泣，額手稱慶。我少時背鄉離井，迄已二十餘年，今遊子歸來，能獲親慈顏，心願已足，殊無他求矣。

四二、參加受降典禮

中國戰區臺灣省受降典禮，於卅四年十月廿

五日上午十時，在臺北市公會堂，即現在的中山堂舉行，陳長官儀代表中國戰區最高統帥受降，軍政首長、美軍人員及省民代表二百餘人應邀觀禮，我以外交部駐臺灣特派員兼市政專門委員的身分參加，日本投降代表為臺灣總督兼第十方面軍司令官安藤利吉及臺灣軍參謀長諫山春樹，總務長官代理農商部長須田一二三與高雄海軍警備府中澤佑等數人，渠等均面色凝重，表情沮喪，昔日皇軍不可一世的氣餒，已不存在。當時在場觀禮而感觸最深，而又無比興奮的，是一般年長

的省民代表們，因為他們親身經過日本統治時期的痛苦經驗，而在他們有生之年，終能親眼目睹侵略者的下場，真是興奮感慨兼而有之。我自留美學成毅然投奔祖國後，早堅定了臺灣遲早必能光復的信心，十八年來，念茲在茲，目前終獲躬與光復盛典，感奮更異於他人。政府為紀念臺灣光復，明定十月廿五日為臺灣光復節，六百萬臺灣同胞同時重返祖國的懷抱，成為堂堂的中華兒女，無限的驕傲，無比的歡欣！隨着慶祝的高潮，充分流露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鐵血精忠傳

喬家才著 全書五百餘頁

定價台幣壹佰陸拾元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帳戶

本書係喬家才先生繼關山煙塵記、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海天感舊錄等書之後又一精心傑作，要目有：仙霞人才及其運數、藍太夫人母教恭嚴、文溪小學一羣健兒、浪跡天涯一十二年、時代浪潮遠走廣東、在騎兵營鋒芒漸露、總司令部聯絡參謀、十萬元捉拿江漢清、日寇的尅星特務處、洪公祠和浙江警校、建立無線電通訊網、希望做校長的衛士、藏本領事失踪事件、無名英雄革命靈魂、公開機關秘密工作、破獲共產國際間諜、陳濟棠強扣三兵艦、刺楊案主犯劉蘆隱、殷汝耕冀東偽組織、兩廣事變策反有成、刺汪案凶手王亞樵、決心赴難親入危城、肅清全國各地日諜、七七變起通州殺敵、紀律森嚴臨危不退、萬人部隊轉瞬成軍、別動隊奮戰淞滬區、忠救軍北方打游擊、從空中截留楊虎城、曾澈和抗日殺奸團、別動軍包頭戰賀龍、懷仁堂上最後遺言。共二百多篇，谷正綱、周念行作序，全書記述戴笠將軍鐵血鋤奸精忠報國的真實故事、字字珠璣，篇篇精彩，歡迎購閱。中外雜誌長期訂戶八折優待。